

◇微观安庆

桐城吴家嘴的吴氏家族

吴超

桐城市挂车山是吴家嘴吴氏生生不息的乡土。吴家嘴，位于挂车山中北冲河与管竹河交汇处，一个山清水秀、令人流连忘返的地方。那里有吴氏的祖居，有吴氏家族的宗祠，有吴氏勤劳朴实、世代不离不弃的宗亲们。吴氏家族虽然一直偏居桐西一隅，不像桐城“张姚马左方”那样显赫，但并非甘于平淡、平庸。

明朝末年，流寇扰桐。吴氏的十一世祖吴希禎召集壮士，把守吴家嘴四顾墩（水中一凸起的土墩），护卫乡邻。如今登上四顾墩，眺望茫茫山色、森森林木，犹能感受吴氏先祖当年英勇豪迈的气概。清雍正年间，吴氏十二世祖吴泳，幕游秦蜀楚豫，被年羹尧奉为座上宾。但他从年大将军异常乖张的言行中料定将来必有不测，力辞回乡。不久，年羹尧事败，众人皆服吴泳的先见之明。他著有《花村集》《海屏楼诗草》等。一代名家方苞为他的诗集题词：“出处如龙，清高似鹤。”吴氏家族虽远居山林，但耕读传家早已成为家族的传统。吴氏的十七世祖吴希庸，善文工诗，曾主编《桐山名媛诗钞》，网罗明清时期桐城众多女诗人诗作。这部诗集被安徽省图书馆等珍藏，成为人们研究桐城文化的重要文献。

吴氏家族最著名的人物，当数“五士”。除了上面提到的义士吴希禎、名士吴泳、文士吴希庸，还有进士吴逢甲。他是吴氏的十八世祖，清道光十五年三甲第一名进士，一直在山西作知县。他断案如神，慈爱百姓，振兴文风，德政尤多。他在平陆县留下了这样一段话：“宰一邑，与一邑民近，与一邑民亲。一邑之休戚即一己之休戚，而孜孜以民为心者，不知有己，只知有

民。民之乐，己不必与同；民之忧，己不敢与异。”这段话，可谓他为官时的真切心声。

“五士”中的最后一位是中科院院士吴杭生，著名物理学家，我国超导电性研究领域主要专家之一，代表作有《超导电性》。

吴家嘴吴氏家族与桐城文化有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，曾为桐城派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。

太平天国运动时期，桐城城池被毁，人文世家四处避难，桐城派传承也遭遇困难。乱后初定，安庆刚刚平复，马其昶的父母就带孩子从上海回来，住在挂车山。马其昶一家租住了吴家的房子，马其昶在吴氏祠堂中求学。有一次，桐城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方宗诚来吴家嘴祭扫宗兄、老师方东树的墓，晚宿马其昶家，见马其昶才华横溢，便收为学生。这是同治初年的事情。到了光绪年间，吴家嘴因为姚濬昌一家的迁入，更成了名流云集之处。姚濬昌，桐城派重要人物姚莹的儿子，也是马其昶的岳父，他从安福知县任上辞官，回乡在吴家嘴购买了吴家的住宅，扩建为“西山精舍”，自号“挂车山农”。西山精舍就在吴氏宗祠东侧约三十米处。在这里，姚濬昌亲自教授子女，方宗诚、吴汝纶、秦汝楫、马其昶、阮强、郑宗侨等一大批文士常来聚谈。姚濬昌的两个儿子姚永朴、姚永概就在这样的氛围中，成长为桐城派重要代表作家。这些先贤也为挂车山、吴家嘴留下了大量诗文。姚永概对吴家嘴非常有感情，他在地还经常怀念住过的宅院，不仅写了《西山精舍记》，还请

陈衡恪、宋伯鲁、冯世定、姚华、金家庆等外地名流分别创作《西山精舍图》。挂车山文化馆内有一副木质楹联：“黄叶有缘留话旧，青山无恙坐谈经”，就是陈衡恪在画上的亲笔题诗。这句诗不仅道出吴家嘴的美景，也赞美了吴家嘴人的热情好客和知书达理。



老城人家 张健 摄

◇旅行札记

徽州的水

汪文涛

车子经过太平湖时，我被这一湖巨大的春水勾留住了。

山脚、树根、岩石都浸泡在水面下，漫漫荡荡铺展在群山大岭中，与满山翠萝相衬，开出一个清澄如玉的世界。深碧色的湖水象是绸缎一样，深厚而又绵软。水气轻笼，袅袅如烟，似是晨起的西子，温润的面庞上散放着昨夜的香雾。东出的阳光又使她变幻着红橙黄绿的色彩，怕是昨夜残留的妆痕吧。一阵微风起来，湖面上泛出细碎的粼光，从远远的湖心处泛过来，泛过来，满湖波光摇荡，霎时又消没得无影无踪。只余下两只鸳鸯，相对着在湖水里翻没，浴洗一身的锦衣。

湖水沿着山岸东萦西绕，每一曲每一折都呈现出不同的风貌。或是山谷幽涧，峭壁悬崖，声波激荡，或是浅水沙湾，水光潋潋，风竹萧萧。寻着一处山涧，我们下到水岸，静静坐在大青石上，看早春的山头已点缀起如霞似云的山花，似一幅轻淡的水墨粉彩，听一声一声鸬鹚的鸣叫，回响在山谷中。一列丘屿在水面上横陈开来，岛上的林木该是泛出鹅黄的春色了吧，淡如轻烟，又浑似秋林，萧疏之中带着撩人的妩媚。

这一湖春水是流经桃花潭古岸的。想着在那春风暖云下，十里桃花缤纷如云，江边古渡酒旗招晃。彩虹冈下，潭水深碧，水流鼓荡在石壁上，澎湃有声。李白、汪伦高台酣酒，行吟水岸，歌声飘荡在一江春波上，那是怎样的惬意风流。是水，滋生了这方乡土的风情，灌溉出一个浪漫的传说。

途经徽州的村落，无不有水环绕。群山大谷拥抱着大大小小的田冲，平畴如毯，田土深沃。一条小溪穿流而过，淙淙水流浇灌着千百亩良田，养育出徽州丰饶的物产。此时已是春耕早播的时节，块块平田被翻晾开来，浸泡在盈盈春水下，闪烁着湖沼一样的光泽。一两条水牛散放在田坡上，啃食着初春的嫩草，不时地昂头长鸣，与村落的鸡声相应，渲染出田园人家的悠逸安宁。

徽州历代居民大多因战乱、灾荒、迁谪而来，丰盈的水土留住了他们仓皇的脚步，他们在这里生根发芽、开枝散叶、聚族成落。遍布各村落的祠堂、牌坊、墙院、雕花的门庭，就是他们对于徽州水土襁褓一样的情感。也许在某个旷静的深夜，他们会起身仿

徨，但清澈浏亮的徽州水抚慰着他们对于故土的念想。

到了新安江，从深渡港出发，溯流而上。江流浩浩，水光如镜，两岸青山遥遥，峰岭叠翠。又当油菜花开的时节，两边的田冲、岸滩上是地块的油菜花田，把整个新安江映出一片明黄的色调。

沿江两岸散布着众多的村落，各依地形山势而建，聚集成簇而又参差错落。徽州特有的白墙灰瓦、马头墙、雕花楼檐的建筑，与纷披的林木、丛生的篁竹相辉映，宛若一幅幅浑然天成的水墨山水画。有的山坡上开满了一层一层的油菜花，村庄笼罩在金色的云霞里，恍若云上宫殿。

游船在绵潭镇一个叫王家井的地方停了下来，这里有江上捕鱼表演活动。它有个世代相传的故事背景。北宋方腊起义被剿后，朝廷株连九族，令韩世忠将九姓居民106人押解京城。因暴雨如注，船舶停靠在此。韩世忠夜得一梦，一道童赐他九株人参，口唱“善哉，善哉”。韩世忠恍然省悟，生出怜悯之心，将他们暗自释放，但严令他们不得上岸陆住。从此九姓人以捕鱼为生，个个练就了高超的水上本领。

捕鱼季节到了，江上渔船一字排开。一声鼓鸣，锣号齐响，首船前出，一人扶桨，一人执网，穿至江心，抛下撒网，一条白亮亮的江鱼在网纲里蹦跳。主船上供有韩世忠的神像，首鱼要献祭给水神和恩人韩世忠。他们相继表演了鸬鹚捕鱼、渔杆叉鱼、丝网捕鱼、抬网捕鱼等技艺。表演者都是本村落的居民，个个有着水上冲浪的本领。摇着圆盆跳荡水上，张舞开双臂，纵声呼喝，撵动着鱼群向网纲里逃窜，水面上激起片片白浪。他们喊着号子，一齐拉起网纲，条条江鱼奔腾跳跃，浪花四溅。一时间，鼓号齐鸣，歌声嘹天，白浪飞腾，辽阔的江面上喧腾起热烈的声浪。

“嗨哟嗨哟！绵潭九姓，亲如兄弟，加油加油！执网捕鱼，敬我天地，加油加油！捕鱼多多，敬我恩公，加油加油！天神水神，齐来享用，加油加油！身行水上，岁岁平安，加油加油！子孙万代，山高水长，加油加油！哟——呵——，好多鱼呀！”

一条条从崇山大岭里奔注下来的徽州水，清莹明澈，带着万千风情，滋养出多彩的徽州。